

# 形声字





- 一、形声字产生的途径
- 二、省声和省形
- 三、形旁和声旁的位置
- 四、形旁的表意作用
- 五、声旁的表音作用



## 一、形声字产生的途径

- 大部分形声字并不是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的，而是从已有的表意字和形声字分化出来的，或是由表意字改造而成的，改造和分化的方法主要有四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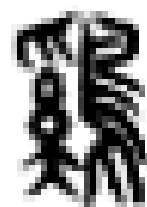
# 1、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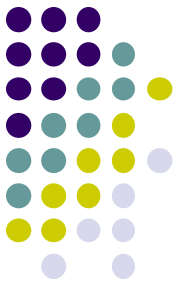


1 商.掇 259 《甲》



2 商.佚 547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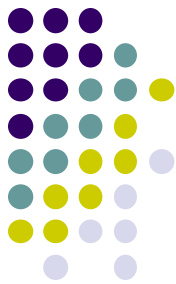






𠄎 𠄎 (甲) 𠄎 (金) 𠄎 (篆)





𪗇 (甲) 𪗈 (篆) 齒

𪗉 (甲) 𪗊 (金) 𪗋 (篆) 藉

𪗌 (金) 𪗍 (《说文》古文) 𪗎 (野)

𪗏

𪗐



## 2、把表意字字形的一部分改换成音符

-  (兔) 置

- 《诗经》：肃肃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𠄎 甲 一 羞

𠄎 𠄎 𠄎

𠄎 一 職 職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二 夫



### 3、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意符

- 加注意符通常是为了明确字义，按所要明确的字义的性质，可以分为三类情况：

#### A、为明确假借义而加意符

- 师→狮      𠂇   𠂇
- 尚羊、吴公、仓庚→徜徉、蜈蚣、鸪鹁



## B、为明确引申义而加意符

- 取→娶、昏→婚

## C、为明确本义而加意符

- 它→蛇、州→洲、北→背

𠄎 (甲)    𠄎 (篆)    州 (隶)    州



## 4、改换形声偏旁

- 改换某个形声字的一个偏旁，分化出一个新的形声字来专门表示它的某种意义的现象。
- 振→賑、倚→椅



- 张→胀、帐

“张”本义“张开”，引申为肿胀的“胀”和帐幕的“帐”。《说文》这两个引申义都是用“张”表示的。《左传·成公十年》：“将食，张，如厕”，杜注：“张，腹满也。”《史记·袁盎传》：“乃以刀决张”，《集解》读“张”为“帐”，后来把“张”的“弓”旁分别改为“肉”旁和“巾”旁。



## 二、省声和省形

- 造字或用字的人，为求字形的整齐匀称和书写的方便，把某些形声字的声旁或形旁的字形省去了一部分。这种现象文字学上称为省声、省形。



## 1、省声

- 省声的情况大体可分为三类：

A、把字形繁复或占面积太大的声旁省去一部分。如

- 秋（)

- 潜（散省）

- 珊、姗（删省）

- 融（从鬲，蟲省声）



B、省去声旁的一部分，空出的位置用来安置形旁。

- 夜（从夕，亦省声）
- 畿（从田，幾省声）
- 騫（从马，寒省声）
- 豪（从豕，高省声）

C、声旁和形旁合用部分笔画或一个偏旁。

- 齋（从示，齊省声）
- 黎（从黍，利省声）
- 罷（从熊，罷省声）



## 2、省形

● 省形字的数量比较少，可分为两类：

A、把字形繁复的形旁省去一部分。如：

● 星（从晶省，生声）

● 晨（从晶省，辰生）

B、省去形旁的一部分，空出的位置就用来安置声旁。  
如：

● 考（从老省，丂声）

● 屨（从履省，娄声）

● 弑（从殺省，式声）



### 三、形旁和声旁的位置

- 防、到、祁、斯、钦、楚、育
- 旗、病、徒
- 疆、颖、滕、修
- 阁、闻、衷、哀





## 四、形旁的表意作用

### 1、形旁跟字义的关系

- 绝大多数形声字的形旁，只是跟字义有某种联系，而且形旁本身的意义跟形声字字义之间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如：
- 从口的字，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跟口有关的器官，如喉、吻（嘴边）喙（兽嘴）  
第二类是跟口有关的行为，如含、嚼、啼、叫



第三类是象声词，如呱（小儿哭声）、啾（小儿声）

第四类是属于语言方面的事情，如命、问、唯（答应）、咨（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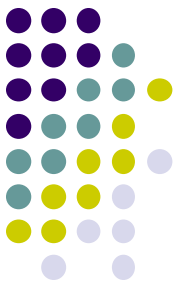
- 从页的字

“页”本义指人头，从页的字大都与头面有关，如颜（额）、颠（头顶）、题（额）、领（脖子）、颁（大头）、颇（头偏）、顾（回头看）



## 2、形旁代换

- 有不少形声字的形旁，既可以用甲字充当，也可以用乙字充当；或者先用甲字，后来改用乙字。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形旁的代换。
- 义近的形旁有时可以相互代换，如  
稂——粳、糠——糠  
帛——裙、常——裳  
咏——詠、嘆——歎



- 另外，对文字所指事或物有不同的着眼点，所选形旁不同，是造成形旁代换的一个原因，如：
- 炼——鍊、瓶——甁；
- 有时器物质料或性能的改变或多样性也会引起形旁代换，如：
- 炮——砲



## 五、声旁的表音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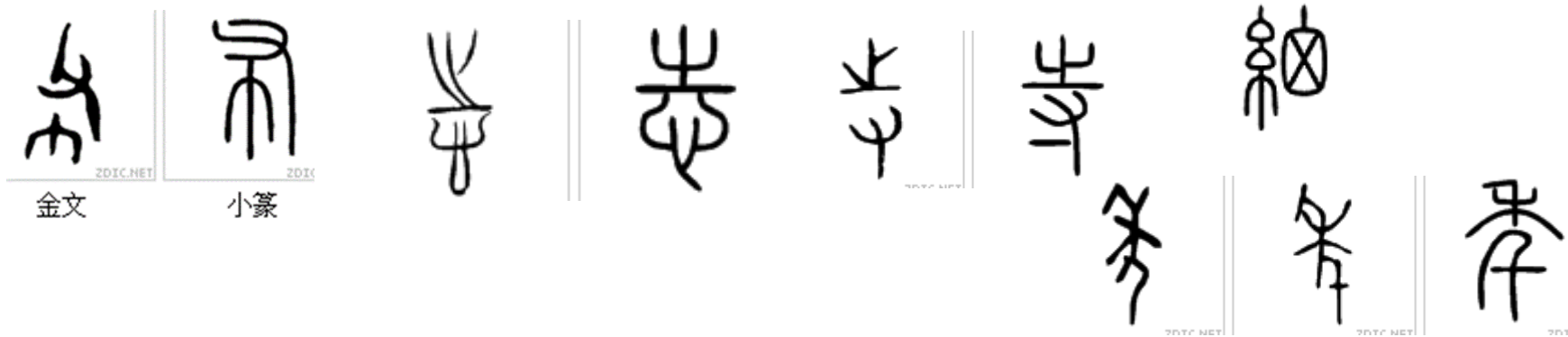
1、谈谈你对“秀才识字读半边”的理解。



- **一方面**说明形声字的声旁具有表音作用，如：  
皇、煌、凰、惶
- **另一方面**说明形声字的读音与声旁存在差异：
- 首先，在造字的时候，就存在用不完全同音的字充当声旁的情况
- **A、**声旁不宜用生僻的或字形繁复的字充当
- **B、**有一些分化字在产生的时候就跟声旁不完全同音，如：解与懈
- 其次，是古今语音演变造成的，如颁（分是清唇，颁是重唇，古无清唇）
- 最后，方言的影响。如南方有些方言区占、钻同音，但普通话就不同音了

## 2、声旁的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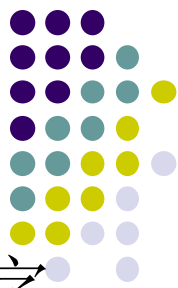
泰、责、贼、在、布  
志、寺、细、年、春





## 六、右文说

- 训诂学上一种主张从声符推求字义的学说。宋朝人王圣美发现，同一声旁的形声字意义相通，而这个共同的意义是由声旁赋予的，而声旁往往位于字的右边。因此，人们就称他的发现为“右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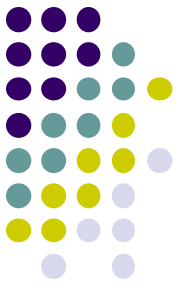
- 右文说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许慎的《说文解字》。
- 许慎创立了540部，据形系联，分别部居，不相杂侧。但个别部首却没有依形收字。如“拘”、“筍”、“钩”三个字，按照全书的体例，应该分别归入“手部”、“竹部”、“金部”，但是这三个字却排列在一起，属于“句”部。因为这三个字都有“钩曲”之义，都从“句”得声。又如“𡗗”不在“土部”，“𡗗”不在“糸部”，它们都归入“𡗗部”。他们都是根据声旁系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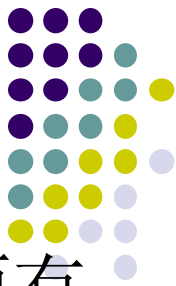
- 晋朝杨泉《物理论》：“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絜，在人曰賢。”（質地好）
- 沈括《梦溪笔谈》“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所谓“右文”者，如戠（ji ā n），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戠为义也。”
- 浅 贱→小      钱 残 →残损



- 然而比王圣美稍早的王安石却把这一汉字中客观存在的规律引入了歧途，王安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右文”的概念，但他在《字说》中却把所有的合体汉字都解以形声字，把所有的声符都赋予意义，一切形声字均以会意字说解。如波，为水之皮；滑，为水之骨，分贝为贫，同田为富；松为木之公，柏为木之伯，故松柏为百木之长。这些解释其实都是违背造字的客观规律的。



- 走马灯，灯马走，灯息马停步
- 飞虎旗，旗虎飞，旗卷虎身藏



- “右文说”，在探求语源、解释词的本义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清代古音学发达，从语音学的角度研究训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右文说的合理方面被学者采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等著作中也多用此法来系联同源词或考证词义，论述大多精审。如：
  - 《说文·衣部》：“襪，衣厚貌。”段注：“凡农声之字皆训厚。醲，酒厚也。濃，露多也；襪，衣厚貌也。引申为凡多之称。”



- 《广雅·释诂》：“般，大也。”王念孙《广雅疏证》：“般者，《方言》曰：‘般，大也。’郭璞音盘桓之盘。《大学》曰：‘心广体胖。’郑注云：‘胖犹大也。’《士冠礼》注云：‘弁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光大也。’槃、胖并与般通。《说文》：‘槃，覆衣大巾也。’‘鞞，大带也。’《文选·啸赋》注引《声类》云：‘槃，大石也。’义并与‘般’同。”



- 杨树达在清人的基础上对右文说有所发展，他发现了许多形声偏旁所表示的词源意义。例如：
  - 从取声、奏声之字多含会聚之义。
  - 从赤声、者声、朱声、段声之字多含赤义。
  - 从吕声、旅声、卢声之字多含连立之义。
  - 从重声、竹声、农声之字多含厚义。



## ● “右文说”的局限性

A、同一声旁的字，可以表示不同的意义。如“非”，是否定副词，它可以表示违背、违反之义，如诽、排、扉等都和它有关。但菲、绯、翡、痲等却含红色之义。

B、同从一声的形声字在意义上不见得都有联系。

𪚩 (fén) → 𪚩鼠

汾 → 水名

C、不同声旁的字，意义也可能相通。

遇 (《说文》：逢也。)

迂wǔ (《玉篇》：遇也。)